

凝爱成珠 ①

归
Guilai
来

尼卡の著

所有的不期而遇，都像命中注定。所有的狭路相逢，都需斗智斗勇。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凝爱成珠 ①

归 来

尼卡の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凝爱成珠. 1, 归来 / 尼卡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314-1

I. ①凝… II. ①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7110 号

书 名 凝爱成珠. 1, 归来

作 者 尼 卡

选题策划 秦 瑶 涂继文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文字统筹 秦 瑶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314-1

定 价 32.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爱要多用力，才会不朽？
它仿佛天上掠过的星星，
总在沉落的时候最为光明。

第一章 / 没有季节的都会 001

流光溢彩的都会，

没有爱，

也就没有季节。

第二章 / 没有月亮的晚上 025

那个不能碰触的过往，

有时依附在一杯茶里，

有时隐藏在一瓶酒中，

有时，就躺在一道伤疤内……

第三章 / 没有风景的房间 054

依然相信很多东西，

依然习惯在灰暗中寻找光明，

即便突然间坠入深渊，

也依然会仰起头欣赏风景。

第四章 / 没有云彩的天空 079

没有人清楚地知道灭顶之灾何时到来，

也没有人知道身遇险境能否峰回路转，

但人生这条路，

还是要鼓足勇气好好走下去。

目
录

- 114 **第五章 / 没有城堡的公主**
所有的不期而遇，
都像命中注定。
所有的狭路相逢，都需斗智斗勇。
- 147 **第六章 / 没有黄昏的阁楼**
当过往的美好堆积的太过深厚，
就很难迈开轻盈的脚步，
将那道看不见的门槛，跨越。
- 190 **第七章 / 没有露珠的早晨**
缘分是令人迷惑的东西。
它会将兜兜转转、
毫不相干的人用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牵引到一起。
- 226 **第八章 / 没有色彩的画卷**
岁月里那永远美丽的花儿，
如今只能在梦中摇曳。
而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
- 269 **第九章 / 没有浪花的海面**
红尘里如果还有什么能让我眷恋，
让我动摇，
也只有你
- 311 **番外 / 生生世世，竹马青梅**

/ 第一章 / 没有季节的都会

流光溢彩的都会，

没有爱，

也就没有季节。

叶崇馨在这条古董街上走了一家又一家店铺。

他抽了下颈上柔软的开司米围巾，终于站在灯柱下，呼出的白气像两朵云——二月底的纽约，夜晚还是相当冷。

下午，他正在会上，秘书Sophie进来告诉他，董亚宁先生已经来了三通电话。他想董亚宁可能真有要紧事，匆匆出了会议室去接电话，不想董亚宁张口让他帮忙去找一枚古董胸针。

董亚宁在电话里嘱咐说“你千万给我找着”，并指明了胸针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还要包浆漂亮、最好带着牙雕那独特的细纹。

他答应下来，回去继续开会。

散会的时候，Sophie给了他一张图纸，说是董先生传真过来的。叶崇馨笑笑，董亚宁要对什么事上起心来，真是十二万分的认真。

他停下来，在路边点了根香烟。

冷风灌到颈间，寒意顿时更深，刺进肌骨中去。

他掐灭了烟，手套上沾了一点烟灰，他轻轻一弹，那点青灰便随着风扑到大衣上，他看了一眼，索性由它去了。

他仍是逐一推开店门走进去又出来。也不是没有风格类似的胸针，甚至有些还漂亮得让人不忍释手，但都不是董亚宁要的那一款。

他手里的图纸薄薄一张，上面似乎印着董亚宁那张神情执拗的脸庞。

亚宁的绘画功底真是好，线条简约，却连维多利亚女王颊上的阴影都刻画精细。

叶崇馨又推开了一家门面很小的店铺，时间已经不早，这是他今天寻找的最后一家了。

一进门，他便觉得这家店铺的环境比别家更为幽暗些。

待有人出来招呼他前，他自顾自地打量起店内的陈设品来。货架都是半人高，架子上摆放的大多是制作精巧的配饰，比如金丝编就的首饰盒、珍珠宝石串成的晚装包……有些物事的年代并不算久远，上世纪初而已，带着那时特有的文雅。

他站在那里，看着一个镶有七八种宝石的女士烟盒。暖光下，烟盒上的宝石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像是给烟盒蒙了一层彩色的雾。

“有什么能帮你的？”一个温柔的声音出现在他身后不远处。

叶崇磐回头，只见浓暗的阴影里站着一位身材娇小的年长女士，穿着闪光缎的旗袍、披着厚厚的羊毛披肩。

叶崇磐客气地说明来意，将手中的那张图纸递了过去。

老太太接过图纸，慢吞吞地把挂在颈间的花镜戴上，待仔细看过后，才又打量叶崇磐，说：“好漂亮的字。”

叶崇磐微笑。

除了图，纸上还有几个繁体字，是董亚宁极潇洒漂亮的行草。

老太太说：“请随我来。”

叶崇磐随老太太移步走到一个依壁而设的柜子前，只见面前这个柜子极少在古董店里见到，长而高的样式和那一格一格的小抽屉，分明是早前在一家中医诊所看到过的药柜，他嗅了嗅，似乎真的闻到一股草药香。

老太太说：“早前，唐人街一家中医诊所歇业，诊所存放中药材的柜子材质好，我就接了手，还不错吧？”

叶崇磐看了看，虽然此处光线更暗些，但金丝楠木那细腻的纹理、柔润的光泽很好认，于是他点点头。

“也难为当年漂洋过海带来，又在这里撑了这些年，很不易。”老太太说着，拉开了一个抽屉。

“您说的难道是段施清大夫？”叶崇磐问。

老太太笑笑，点头。

叶崇磐也点头。他回国几年，再来纽约总是匆忙，倒不知道段大夫的诊所已经歇业了。

“有了！”老太太拿出一个小巧的椭圆形的胸针来，“来看看，是这个不是？”

她走到店中央一张八仙桌改制的展示台前，将胸针放在了天鹅绒的托盘上，移了灯来照着，并把那张图纸展开在旁边。

店门口迎客的铃音清脆悦耳，应是又有客人进来了。

叶崇磐没在意，只顾低头看。

精致的牙雕，因为日久而有极细小的裂纹，像细细的鳞，这是象牙制品不可避免的岁月痕迹。紫金的底托，因氧化而带着特有的哑光色泽，再被乌蓝的天鹅绒衬托着，更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美还在其次，最让叶崇磐满意的，是眼前这枚胸针，连细节都与董亚宁要求的没有明显出入。

“这种材质的胸针很寻常，不寻常的是这雕刻技法。”忽有一股淡淡的香气随着这轻缓的话语飘然而至，倒似把刚刚药柜中的草药味儿携了过来。

叶崇磐微微侧脸，只见站在他身旁不远处的女子立于灯影之中，厚厚的围脖

一直遮到了鼻尖，面目看得并不十分清楚，即便如此，她那双闪烁的眸子仍清亮得很。

她不看叶崇磬，直视着店主，眉眼含笑，问：“陈太，你又有压箱底的好货要卖了？”

叶崇磬收回目光，看向女子和陈太。

陈太冲女子笑了笑。

女子的声音带着英伦腔调，让人不禁想起剑城秋季满地的黄叶。

“真好看！不如便宜我吧！”女子戴着薄薄的棉手套，将胸针托起在手心。

叶崇磬想，这个女子应该是这家店的常客，或许也是“托儿”。他平日里也爱淘淘古物，这行里各式各样的“托儿”他没少见过，不过看女子眼睛在见到胸针时确实一亮，又的确像是见到了心爱之物般，这可就有点儿麻烦了。

“你想要，恐怕得和这位先生商议。”陈太笑眯眯地道。

女子轻笑道：“这样说来，我可就要横刀夺爱了。”

叶崇磬不动声色，望住陈太。

“横刀夺爱”这个词，太有攻击性……

他低声说：“这么说，我还真得抓紧了。陈太，您请开价。”

陈太笑答：“在我店里寻东西，可是要看缘分的。先生贵姓？”

“免贵姓叶。”

“叶先生，古玩是有灵魂的，不该是你的，你带不走。”

店里静静的。

站在二人中间的女子恰在此时把胸针放回了托盘上，轻声说：“苏富比有一季专拍维多利亚时期的小饰品，有一枚与这枚相似的胸针，成交价格是七万三千美元。”

叶崇磬看向她，淡声问道：“哪一年？”

女子的拇指在手机屏幕上划了几下，然后将手机托在掌中给叶崇磬看，“在这儿呢！是09年9月。要说到品相，这枚的尺寸虽然略小，但是雕工要更好呢！”

那股药香飘过来，淡淡的。

叶崇磬沉吟片刻，转头对着陈太，报了一个数字。

女子摊了一下手，将手机放回口袋里，双手也插在外套口袋中，悠闲地晃着身子，“算你识货。”下巴埋进围脖更深处，只留了大大的眼睛在外面。

叶崇磬只等陈太回话。

陈太没有加价，接着问：“用这个装起来好不好？”说着，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花纹古旧的首饰盒来。

叶崇磬从皮夹里抽出了银行卡。

胸针固然价值不菲，首饰盒却也不是市卖的寻常货，搭配起来，像簪花小楷写在薛涛笺上，美极。

叶崇磬笑，说：“您要是早拿出这首饰盒，我恐怕要做出买椟还珠的事来了。”

“其他还有没有合心意的？”陈太微笑着问。

胸针被她稳妥地放进首饰盒中，另取了细纹纸包好，最后装进一个样式亦十分古典的袋子中。

这时，叶崇磬想起了刚刚看到的那个女士烟盒，讨价还价也并没有费力，他随后一并付了款。

陈太送他到门边，他转身道别的时候，看了一眼那个还在店内看古董的女子，背对着他，在浓重的色彩衬托下，一个小小的影子似的。

门在身后关上，他快步往回走，上了车仍觉得冷，忙把空调开到最大。

热车的工夫，Sophie的电话打进来，跟他说“叶先生，粟小姐刚下飞机”。

叶崇磬抚了下方向盘。

“是这样的，叶先生。我已经告诉粟小姐，您还要出席一个重要的晚宴，今晚恐怕没有时间。”Sophie顿了下，说：“粟小姐说，她马上要去洛杉矶，随后会过来看时装展，到时候再跟您见面。刚刚您的电话不通，粟小姐说她晚些再打。”

叶崇磬沉吟片刻，说：“好。若她有什么需要，你先来安排。”

Sophie答应了。

叶崇磬刚把车开出古董街，粟茂茂的电话便追来了。

她心情应该是特别好，声音如同她甜美的长相一样，让人听着心里舒服。

叶崇磬听着、应着。

“叶崇磬，我去你们银行工作好不好？”粟茂茂忽然问。

她总是没大没小的，张口就连名带姓地叫他。

叶崇磬笑笑，问：“在你父亲那里不好吗？”

粟茂茂初到纽约念大学的时候，她的家人曾郑重拜托他照顾。转眼她毕业回国也已经快一年了，说是跟在她父亲身边学习，却没见过她认真上过一天班。

叶崇磬忽觉店中那股草药香还跟着他似的，此刻竟更浓郁了些，他按了一下中控盘上的红色键，想要换一下空气。

就听粟茂茂哼了一声，说：“好是好啊！就冲我是太子女，他们也不敢说我不好，还得把我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可我又不是不知道，这样混日子总归不像话。唉，还有，我想离你近一点儿嘛！”

叶崇磬眼看前面红灯亮了，嘎的一下刹了车——前面一辆白色的车子被粉色的玫瑰、丝带和气球装饰得花里胡哨的，“Just married”的牌牌耀武扬威着……

陈太眼瞅着叶崇磬高大的身影走远，又看了会儿安静的街道，才转回身来低声问：“你怎么有空过来？看你这些天忙得，只能抽空回来换换衣服。”

郝屹湘已经将外套脱下来，厚厚的围脖却依然绕在颈间。

“不想让你生日这天还一个人对着这些旧东西。”她笑道。

“亏你年年记得。”陈太裹了下披肩，从小厨房里端出一个托盘，将香茶、

细点放在桌上。

屹湘眼珠转了一下，笑道：“又让我料准了吧？人家过生日这天都收礼物，只有你，送礼物。”

陈太给她倒了茶，晓得她指的是刚才的事，便笑了。

“幸亏我来了。”屹湘端起茶杯，嗅了嗅。

“还敢说，你竟然拿那个价格唬人家。”陈太嗔怪道。

“哪有！那个价格可是他自己报的。”屹湘摊开手，“再说，这几年古董的价格，都飙升到什么样子了？这条街上的生意人，哪个不是赚得盆满钵满？只有你老实。”

“有些价格，已经高到毫无理性。”陈太看屹湘认真的模样，笑道。

“话虽这么说，可市道就是如此，能多赚点儿不是挺好？”屹湘掰着手指数，“现在不管是什么不入流的东西，价格都能涨起来，都赖那些新贵的投机。真正的藏家、赏家，抢不过他们了。”

国内的新贵潮水一般涌向大都会，满世界都在为他们的新钱疯狂。

“唔，刚刚那位，看起来倒没有新贵的味道。”陈太想着叶崇磐通身的气派。

“他那个年纪，会是旧钱？”屹湘不以为然，啜了一口茶。

“那倒也不见得。”陈太笑着说，“我记得你说喜欢那个胸针，该不是人家抢了你的心头好，你故意埋汰人家吧？”

“我是那么小器的人吗？”屹湘一手端了茶杯，一手指着店里的古董，绕了一周，说：“这些我都喜欢呀！”

陈太笑着呷了口茶，“有没有给我准备生日礼物？”

“帮你赚到一大笔钱，还不算礼物？”屹湘捧着茶杯，笑咪咪的。

她的下巴露了出来，陈太看了一眼，抬手替她擦了擦，是油彩。

屹湘转头对着镜子看了一眼，不在乎地搓了搓，油彩的痕迹还在。

“好吧！算礼物——若是那位先生明天不回来找我算账的话。”陈太笑着说，“我看他的样子，晓得我们在演双簧。”

“所以我说，他就是不在乎钱的那种人。”屹湘撇嘴，柔润粉嫩的唇变换了个优美的弧度，很是俏皮。

陈太笑着。

她是做生意的，形形色色的人都会遇到，这几年也见多了屹湘口中那些烧钱的主儿，但刚刚那位给她的印象还是好的，也许是因为那人的气质。屹湘却对这些人全无好感，凡是被她遇到的，必然设法狠狠地涮一把，而每每被她得手，又仿佛印证了她的想法。她看看屹湘，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子，不知道打哪儿来的偏见。

“我好不容易得空儿早下班，回来请你吃饭。”屹湘笑道。

她也知道陈太在想什么？

陈太问：“去哪儿吃好？”

“汤记？”屹湘眼睛亮亮的，“新开的那家，你早说过想去尝尝的。”

“总是订不到位子。”陈太笑着，穿好外衣。

“我已经订好了。”屹湘说着，细心地帮陈太整理好围巾，满意地看到陈太的惊喜之色，她眨眨眼。

出门时，两人一先一后。

细雪微扬，扑在脸上，清清凉凉的，让人心情大好。

“周末我该去庄园了。”屹湘说。

陈太在城外有一处庄园，当初屹湘住进陈家的条件之一，就是每两周要抽两天时间去那里处理一下杂物。

“也许又有信来。”陈太说。

“好！我会整理下阁楼的旧书。”屹湘说。

陈先生生前是位作家，虽然已过世多年，仍会不时收到读者的来信，陈太都会替他一一回复。

等出租车的时候，屹湘习惯性地朝旁边店铺的橱窗看了一眼，远处好像有个影子迅速飘过，她怔了怔，心猛地缩了下。当她再看时，却并没有看到什么，于是她抿了下唇，警惕地又朝左右看了看。

此时，恰巧有一辆出租车驶过来，陈太招手叫停。

屹湘让陈太先上了车，又看了看街对面，仍是没有任何异常之处。

屹湘上车后告诉了司机地址，然后系上了安全带。

车开了，她半晌一言不发。

“怎么了？”陈太察觉到了屹湘的异样，问。

“没事啊！”屹湘笑了笑，手却握紧了胸前的安全带。

等到了汤记门前，陈太下车后又觉诧异。晚上的唐人街灯火辉煌，汤记的位置绝佳，每天都食客盈门、络绎不绝，今晚却并不见平日里生意火爆的样子。

屹湘上前按门铃，来应门的是汤记的老板娘汤太太，及至寒暄过后，陈太才知道其实汤记今晚的客人只有她们二位。

陈太看向屹湘，屹湘正若无其事地走在她身旁，悄悄跟她说：“我知道你喜欢清静。我们老太太的名字，也就这时候好用些。”

陈太笑出声来，抬手拧了一下屹湘的脸蛋儿，“鬼丫头。”

“你前些天说想吃湘菜嘛！早就想跟你来这里，我也好趁机打打牙祭。”屹湘笑道。

陈太走在狭窄的楼梯间里，闻着湘辣那特别的味道，瞬间有些动容。

陈太坐下来后，听女侍用地道的湘音介绍着菜品。

她见屹湘脱了外套坐在自己对面，黑色的堆领薄衫贴在纤细单薄的身上，在红彤彤的灯光映照下，有种异于平日的沉稳的美。

屹湘让陈太做主点菜，陈太要了汤记最出名的发丝牛百叶、剁椒鱼头、酱香方肉和东安子鸡，然后又看向屹湘。

屹湘托着腮，笑道：“怎么能没有臭豆腐？”

“哦，还要糖油粑粑。”陈太笑道。

女侍报了菜单，出去了。

屹湘笑道：“以后有机会带你去湖南吃地道的。”

“我的故乡在湘西，但我从来没有回去过。”陈太叹了口气。

屹湘说：“我出生在湖南，上小学以前都住在长沙。”

陈太点头，“所以你名字里带一个‘湘’字。”

屹湘的手机铃声响起，她拿出来一看，对陈太说了句“抱歉”，走出去后才接通。

陈太喝着清水，听到屹湘压低了声音在说着什么，似是不太愉快。屹湘这孩子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她这样，只能表明这通电话的确让她不开心了。

果然，不一会儿，屹湘脚步匆匆地回来了，脸上浮着一层红晕。

“公司有急事叫我回去。”屹湘双手一合。

“快去。”陈太毫不犹豫地道。

“可是……”屹湘满脸歉意。

“舍不得那臭豆腐？我会嘱咐打包。”陈太开着玩笑。

屹湘抓起自己的背包，拿出礼物给陈太，“生日快乐。”

陈太笑着说“谢谢”，接着又叮嘱：“不要太晚回家。”

屹湘晃了晃包上的钥匙袋，匆匆走了。

陈太听到屹湘噤噤下楼梯的同时电话又响了起来，屹湘用“很凶”的声音在讲：“我在赶回去了！”

陈太笑了，接着又叹了口气，打开了礼物。是一幅肖像画，画中正是她本人。

屹湘从汤记出来，一路小跑到了大道上，招手拦车，好久才有空车经过载上她。

她钻进车里报了地址，司机从后视镜看了她一眼，她立刻转开了脸。

她看着车窗外快速掠过的建筑，这个她已经生活了几年的城市，每看一眼仍觉得是新的。

屹湘瞄了一眼腕表，从 Mott Street 到公司所在的中城，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

她听到司机在小声问：“小姐，你在 LW 工作？”

屹湘抬头一看，后视镜里，司机年轻的脸庞上，笑容略带羞涩。

她说：“是的”。

“我想问……今年 LW 的‘五月新娘日’还会有不会有？有人说现在经济衰退，LW 会取消这项活动。”

屹湘供职的 LW 是靠高级礼服定制起家的，最为著名的产品就是婚纱。公司

成立以来一直有一个传统，便是在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开放位于麦迪逊大道的婚纱专卖店，部分婚纱的售价低至一折。LW 昂贵的婚纱一年中只有这一天会有一个相对亲民的价格，这令成千上万的年轻女子趋之若鹜。

“不会取消。经济再差，该结婚的人，仍是要结婚的。”屹湘说。

“那就太棒了！我的未婚妻从去年圣诞节开始就在盼望这一天！我们会在六月举行婚礼。”司机的语气是那样欢快，让人不禁受到感染。

屹湘想，拥有一件 LW 的白纱，通常并不仅仅意味着拥有一件华服，而是无论它价值几何、又是被有着怎样身份、地位的新娘穿着，都将开启一段新的生活，就像眼前这位心情愉快的准新郎正在描述的婚礼：俏丽的新娘、夏威夷的沙滩、美味的食物、挚爱的亲友……多么美好。

屹湘平日里并不喜欢跟人尤其是跟陌生人聊天，而此时她并没有打断司机的喋喋不休。

下车的时候，屹湘迅速付了钱，没让司机找零。

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雨，灰色大厦在冷雨中竟显得格外雄伟。此刻已是晚上八点多，大厦仍灯火通明。屹湘仰头看了看大厦正门上的银色徽标——Laura Wong, est. 1984。创立只有 27 年、目前已经拥有十数个副品牌、占据诸多领域前沿的 LW，是时尚界的传奇。

屹湘举起包遮在头顶，跑进了大厦。

进了电梯，手机铃声响起来的时候，屹湘以为是 Michael 又在催她，拿起来一看却不是。

屹湘犹豫了片刻才接，“喂，崇碧啊？”

她身子往后一靠，背贴在轿厢壁上。

手机另一端，除了崇碧那好听的女中音，还有音乐和低低的交谈声。

崇碧问屹湘有没有时间过来参加 party？

“都是在这边的熟人……知道我不久就回国了……我好长时间没见你了，今天打过几个电话都没找到你……湘湘？”电梯里信号不太好，崇碧的话便断断续续的。

屹湘默默听着。

叶崇碧那张美丽的面孔如同茶杯中浮着的清亮的白菊花……屹湘手指摩挲着颈间的红线。

“我在公司加班。”屹湘说。

崇碧又道：“明天中午有时间一起吃饭吧！我有事跟你说。”

“好。”屹湘答应了。

电梯里只剩下了屹湘一个人，红色的箭头一闪一闪的，马上就要到了，“老地方？”

崇碧说：“行，明天中午见。”

屹湘挂断电话，电梯恰好停下。她从电梯里走出来，深吸了口气，就看见 Michael 冲着她一个劲儿地招手。她快步走过去进了办公室，将手里的包丢在了桌子上。

“你可回来了！大家等你等得都要发疯了！” Michael 跳了一下。

旁边正在忙着的 Joanna 滑着椅子过来，指着外面说：“快去 Vincent 办公室。”

“到底出了什么事？”屹湘皱眉问道。

“我们也不知道，Vincent 只是通知我们找你回来。不过，最新消息，Laura 五分钟前刚到，看样子是出了大事。” Michael 说。

“哪个 Laura？”屹湘挽了一下袖子，一时之间有些摸不清楚状况。

Joanna 听到，先白了她一眼，说：“还有哪个 Laura？当然是大老板 Laura Wong！”

屹湘双手扶在了颈后。

Laura Wong、LW 的创始人汪陶生，不常出现在这里，但凡出现，定有要事，看来 Michael 没有夸张。

屹湘皱皱眉。

“他们在开闭门会议。” Michael 说。

电话铃响，Joanna 一把抓起桌上的电话，说：“……是，她在……V！” Joanna 握住话筒一端递给屹湘，小声说：“Susan。”

Susan 是总监 Vincent Westwood 的秘书。

屹湘接过电话，停了几秒，随后说：“我马上来。”

Joanna 拿着铅笔，冲着屹湘做了个折断的动作。

屹湘回手把铅笔夺过来，暴揍了 Joanna 两下，说：“走了。”

Vincent 召唤就如小鬼拍门，得小心应对，何况还有汪陶生在。

屹湘来到 Vincent 办公室外，Susan 一看到她，立即从位子上站起来替她去开门，并走在前面先去通报一声。

屹湘与她隔了两三步的距离，跟在后面走了进去。

办公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除了 Vincent，此刻在这里的大都是生面孔，而端坐在高背椅中的正是久未在此露面的 LW 的女王 Laura Wong——汪陶生。

屹湘一站定，包括 Laura 在内的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到了她的身上。

屹湘问了好，看向 Vincent。

“Vanessa，急着找你来，有两件事情。” Vincent 慢吞吞地说。

屹湘从未听 Vincent 以这么“慢”的语速说过话，因此她直觉地认为，接下来的事情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紧急”。

“有一小部分将在两天后的秋冬季时装周展出的礼服今天下午从巴黎运抵，运送的货车抵达 JFK 后，却发现有一箱礼服被盗。案件已告破，可是因为小偷想

要取下礼服上的昂贵饰品，使得礼服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 Vincent 眼中没有一丝情绪显露，可他短短的几句话不啻为一场风暴，“是‘桂冠’。”

屹湘微张双唇。

设计师 Josephina Wong 的“桂冠”系列，是 LW 将要作为本季婚纱压轴秀的作品，而对于外行人来说，单是钉缀的钻石就已经价值不菲。

屹湘觉得自己额头冒汗。

这些年，Josephina 的设计一直在 LW 举足轻重。Josephina 与 Vincent 堪称 LW 的双子星，而 Josephina 在礼服尤其是婚纱上的设计，近乎完美地演绎和引领了一个时代，本季她更是将自己对蕾丝和羽毛的偏爱发挥到了极致，也将奢华与精致诠释到了顶点。屹湘在内部展示会议上曾经看过“桂冠”的设计稿，也就是在那儿之后，她同样以蕾丝装饰为主的复古风格设计被拿下了，这让她此刻有些明白 Vincent 为什么会临时想到她了。

Vincent 继续说：“幸运的是‘桂冠’系列的其他礼服未受影响，那么，我们只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修复这件受损礼服就可以了，可是确定负责的技师没办法第一时间赶到纽约。为了争取时间，我想到了你，我知道你精通古典蕾丝编织。”

屹湘没出声。

她略一想，就知道这个任务的难度。

Vincent 并不理会屹湘的沉默，“所以，我现在需要你全力以赴。如果你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工，我还需要你的一组礼服替补出场。”

屹湘皱眉，轻声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做出任何保证，我……”

“你必须做到。”

屹湘和 Vincent 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有那么一瞬，两个人像是被这句话定住了，因为说这句话的是汪陶生。

屹湘转向她。

“Vanessa，这是决定，你只需要执行。你还有，”汪陶生抬了下手腕，“不到 48 小时的时间。”

“Laura。” Vincent 也转过身。

只见汪陶生摆了下手。

“就这么定了。”汪陶生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身高腿长的她几步就来到了屹湘面前，“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只要一个结果，那就是‘桂冠’必须如期出现在 T 台上。在这个前提下，你有权不经任何人同意做出适当决定。”汪陶生略带沙哑的嗓音很有力量，而她一直落在屹湘脸上的犀利目光，同样也很有力量。

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之下，屹湘点了点头。

“看你的了。”汪陶生这才低声又跟 Vincent 交谈了几句，随后带着随行人员出了办公室，如一阵烈风般。

屹湘看向 Vincent。

“抓紧时间去做，也准备好你设计的礼服替补出场。” Vincent 说。

屹湘微皱眉头。Laura 刚刚明明说，她一定要“桂冠”出现在 T 台上，也就是不考虑替补的可能性。

“你也知道这几年 Josephina 的设计一直是公司发布会的压轴大戏，而在年中的高级成衣定制季，她的设计更是举足轻重。” Vincent 坐下来。

“是。” 屹湘只应声。

“Josephina 当然是当下最好的，但同时我希望给别人更多的机会。” Vincent 看着屹湘。

屹湘吸了口凉气。

Vincent 沉默片刻，才说：“那堆垃圾在七号仓。现在他们都在那儿等你，需要什么程度的支援你只管开口。”

“好。” 屹湘刚要转身，Vincent 又叫住了她。

“Vanessa，” Vincent 深蓝色的眼睛在此时看起来颜色更深，“我对你有信心。”

屹湘一句“谢谢”不知道该不该出口。

屹湘退出来，Susan 从桌子上拿起一把车钥匙和一个大袋子递给她，说：“Vincent 说你用得到。”

屹湘接过来，急匆匆地走了。

Susan 回身，见 Vincent 正抄着手站在自己身后，脸上有一丝疲惫，眼中却有怒火的余烬。

明知道这个时候不能触他霉头，Susan 仍忐忑不安地问道：“她可以吗？”

此时，屹湘正在按电梯键。

走廊空阔，显得她越发纤小而柔弱，也更微不足道。

Vincent 摸了一下光光的下巴，只说“48 小时后见分晓吧！Vanessa，快些！”

听见 Vincent 这一声大喊，屹湘也没回头，而是直接进了电梯。

屹湘满心都是这个紧急事件，回去拿了自己的工具箱，便马不停蹄地下楼去地库取车，直奔第五街的 LW 中心大厦。那里不但有 LW 的衣仓，还有 LW 在北美最大的精品店，而两天后的 2011 年 LW 秋冬时装发布会，也会在那里的会场举行，负责布展的是她的老同学苗得雨。

从公司赶过去，不过五六分钟，得雨却已经打了两个电话来催她，还告诉她要走后门。

“为什么要走后门？” 屹湘下车，不耐烦地问。

得雨说正门有人示威，示威的组织者是北美有名的保护动物极端分子，这两天已经有 LW 的两家店被泼了血浆……

屹湘听到这里便果断绕道，往大厦后门方向走去。一边走，她一边隐约听到了喧闹的人声，示威的规模想必不小。

“屹湘！” 得雨亲自出来接她。